

张笑天中篇小说集 / 时代文艺出版社

木帮

MU BANG



长笑天中篇小说集 / 时代文艺出版社



* T178887 *

木帮

MU BANG



木 帮

作 者：张笑天

责任编辑：郭俊峰

责任校对：冯小岩

装帧设计：魏国强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吉林省委党校印刷

开 本：850×1168 32开

字 数：390千字

印 张：17

版 次：1997年8月第1版

印 次：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3000

书 号：ISBN—7—5387—1098—1/I·1056

定 价：20.00元

目 录

若非锦心绣口，何能道出

——代序	方晴	1
第六感觉		6
木帮		64
泼雪泉		137
雪下		230
相会在西半球		312
大森林的传说		395
跋		535

若非锦心绣口 何能道出

——代序言

方 晴

在当代中国文坛上，似乎很少有人像张笑天那样与“快速高产”连得那么紧密，以至于只要提到这个短语就会同时提到张笑天。他的速度之快，著作之富，使文学界的朋友在惊叹之余，只好开玩笑，说他有“特异功能”。

“特异功能”是玩笑，满腹锦绣，才思横溢却是实情。他只要摊开稿纸，提起笔来，每天成稿均在万字以上。抄写速度不过如此。最近他出访国外归来，头一天还和朋友交谈观感见闻，第二天便拿出一万六千字的长文，给朋友留下的只有对神速咂滋味的份儿了。速度之神似乎特别偏爱他，他的快速是一贯的。1977年他写作长篇历史小说《永宁碑》，不到半年就完成了这部洋洋70万言的鸿篇巨构。除了巴尔扎克，在雅文学的创作中，这样的速度是少见的。1979年到1982年的4年中，仅中篇小说就发表24部，每年平均6部。自1975年以来，他发表的小说、电影剧本以及其它文字，累计已近800万字，可以用清代纪昀说的“著作等身”来评价了。其速度，其产量，当代作家无出其右。这着实是够让人吃惊和羡慕的了。

但是，人们的思维走向可能有顺向、逆向、侧向、斜向之

分，前几年有人提出“高产之忧”的新论，这可能是没有认真阅读张笑天的作品。这使我们想起《世说新语》记载袁虎于北伐途中受命起草告捷公文，倚在马旁，“手不辍笔，俄得七纸”，写得又快又好，使站在身旁的王珣“极叹其才”的“倚马可待”的故事。袁虎的告捷公文若是琢磨一周，那就无才可叹了。速度就是才能，速度就是质量。这与时间与“三维空间”结合构成“四度时空”的道理是一样的。而且，文学的孩子和人类的孩子不一样，少生未必优育，多生未必质劣。缪斯赐给作家的逻辑效应是，善为者质量必佳数量必多。张笑天的小说和电影作品多次荣获全国和省内大奖，表明了他的作品是高质量高水平的。

张笑天之所以径情直遂地走向了令人艳羡的创作成功，有他深厚的文学修养、渊博的学识、才胆识力兼备的素质作基础，但更在于他肯花心血、肯洒汗水的勤奋。他伏案写作便进入忘我状态，每每宵衣肝食工作10小时以上，以至写作长篇小说《严峻的历程》胳膊磨出一层厚茧而无知觉。然而，作家如果只有运笔之勤奋，那天才的矿脉很快就会写尽的，作家的“活动的灵魂”，需要生活的奶汁的不断滋养。正是在这个根本之点上，张笑天显示了他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本色。他说，“生活的沃土才是作家的温床”，“我没有不需要的生活。”基于这种认识和观念，他又生发出另一种勤奋：各种人物他都去了解，各种故事他都去搜集，各种世态人情他都去研究。他曾专门去过谁也不愿意去的火葬场了解工人的生活，他甚至专程跑到谁都畏惧的麻疯病院去体验生活。他说：“平时积累的东西像那炸药，不知在什么时候，被生活的某个东西一碰，他就爆炸了。”这就是张笑天：艰苦跋涉，广泛体验，备足用之裕如的素材，因此写起来就笔随心走，文思如泉。这大概已经回答了“快速高产”之

秘密所在。

张笑天把丰富的智慧和心灵的光辉全部倾注于文学，使他出众的才华得以充分发挥，是基于他可贵的文学抱负和沸腾于内心的激情。这抱负和激情便是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作家应当以天下为己任，为自己规定使命。”这使命，“除了真实地揭示社会之外，还应该让人们看到更远的一步，指出应该怎么办……用真的，善的，美的来改造假的，恶的，丑的”（张笑天：《真善美与作家的使命》）。正是这种高层次的文学目标和价值追求，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光明进取的底色和基调，也赋予他开阔的思维、探索的精神和富有生活知解力与穿透力的广角镜眼光，使他以灵敏的嗅觉把种种可喜可忧的生活现象拢于笔下，借助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塑造，传达出时代的高尚追求，展示出健康向上的生活流向，引导人们走向真善美。

张笑天题材无领域，因而也就获得了广阔的全方位领域。《来自居里大学的报告》写了出国的留学人员的生活。作品以冷静而炽烈的赞美笔调塑造了夏汉铮这一闪光的人物形象。作家在这个人物形象中灌注的中华民族固有的骨气、正气、志气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使这个形象获得了很高的典型意义。作品中体现了作家的使命感，指出了“应该怎么办”，但毫无说教意味，一切都是真正生活的自然流露。

关注改革，描写改革浪潮对人们的冲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灵魂巨变，在张笑天的艺术指向中占有相当的比重。不过他是大主题不拉大场面。他说：“我写的只是某个角落、某个微枝末节，但我却立意通过这些去反映本质。”《落帽风》只写了干部体制改革给一个党委书记带来的心灵恐惧，以致惶惶不可终日：放权是可怕的。《家务清官》描写了一个老干部要退休，遭到家

人的层层围攻：那权是丢不得的。人们如此爱权、恋权、保权，观念并非凭空生成，而是“官本位”的社会现实以活生生的事实影响给人们的：有权才有利，有权才有一切。而且这种心理积淀沉厚而又普遍，实际上已成为种种生活矛盾的一个病根。作家一眼看破时弊，使之昭彰于作品，无疑是在呼唤切实的深层的改革。

这一创作题旨，在《手杖不是权杖》中又向前跨进一步。作品以一个市委书记离休后的“大彻大悟”的“内心独白”，准确而深刻地写出了“权杖在握”与“权杖失落”两种冰炭难容的心理状态和思想逻辑。作品的最深刻之处是写了那个新任市委书记的逆变。他原来有“知人之明”，早就说过那个拍马屁的人心术不正，可是权一到手，他就前后判若两人，竟然当着前任者的面儿用前任者曾经用过的态度和腔调夸奖起那个拍马屁的人，并且胜过前任，还想让那个拍马屁的人做自己的接班人。讽刺的锋芒已刺入骨髓。面对此情此景，前任市委书记“像被钉子钉在了地上一样”，无言以对。他这才想起“写份自我反省的材料，当一面镜子印发党内”。镜子可以使人看到脏污，但消除它，只能靠改革。

张笑天的小说总是让人感到别开生面而又充满人生的思索，这是他不停地向生活肮脏地带掘进探索的结果。他善于攫取表象世界下面的生活潜流，把匿隐其间的善恶美丑艺术地剔出来。中篇小说《老将离休之后》、《前市委书记的白昼和夜晚》、《告别昨天的记忆》、《错过太阳和群星的人》、《生活的蒙太奇》、《芳草天涯》、《没画句号的故事》等等都是透视生活底蕴的精湛之作。

张笑天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他的创作并非一般地有感而发。他感受生活、取材角度都有自己的独特性，而艺术表达也寻求

自己特有的方式，这就使他形成了自己的艺术个性，建立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他不追求宁静的纯美，也不单纯地暴露丑恶，而是按照生活矛盾自身的逻辑运作，揭示出社会生活内在的转机与变动，写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与重构，写出新的烦恼，新的追求，新的希望。这一切，是生活本身发展的必然，也是作家美学理想的体现。他说：“每一篇里都有我自己爱与憎的影子，在我举起鞭子要打下去的时候，我差不多要喊出‘怎样做人了！’”强烈的心头之情注入笔端，又不露人为痕迹；生活真理之阐释，作家情愫之发表完全融为一体。这就使他的作品显示出含情之妙，不见其愫；寓意之深，不知其意的深沉、厚重、雄奇的笔力、风格。

这种风格在作品中体现于鲜明的人物性格和生动的故事情节。对于人物和故事，张笑天主张“中西合璧”：“中国古典小说强烈的戏剧性冲突、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为我所取；西方文学大师们细腻的人物刻画（特别是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为我所用。”这种人物与故事并重并行的艺术路径，使他的作品血肉丰满，精彩纷呈。人物的感情风雨、心灵剧变，造成了故事的曲折起伏、风雷交发；故事的波漾开阖、迭宕生姿，又推进人物的性格发展与形成。张笑天是位叙述的大手笔，使用文学语言的能工巧匠。他的叙述方法和叙述语言，使作品获得了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这魅力尤其来自动静相成：“定云止水中，有鸢飞鱼跃的景象；风狂雨骤处，有波恬浪静之风光。”读之如入美的迷宫，使人留连忘返。张笑天的文学创作是一片艺术海洋，几千字的小文，我们只能尝鼎一脔。

第六感觉

1

我若是作家，我就以他们电视艺术中心为原型，写一部电视连续剧，保管轰动。

我真想把这话告诉电视中心的女导演劳燕，可我知道那将冒什么样的风险，何况，也是纪律所不允许的。我假如不是市委组织部干事就好了，道听途说与艺术虚构有时可以划等号。

我也不敢把几个月来的政绩考察、廉政考察的内幕告诉劳燕。她是个人精儿，她的作品被电视同行们喻为折光镜，又尖刻又犀利，专门解剖现实生活、解剖人的灵魂，如果素材叫她抓住，她绝对敢“艺术再现”，她是艺术圈子里的人，出了事撑起“艺术典型”的盾牌一顶就过去了，倒霉的却是我。

所以，尽管劳燕总缠着我套近乎，中午常拿食堂的包子招待我，我仍然守口如瓶。

几个月的班子考核总算到了扫尾阶段，大局已定，我有数。因为，过些天，就要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了，只待一锤定音。

然而，电视艺术中心却依然笼罩在动荡的气氛中，像今年特殊的季节一样，闷热，气压出奇地低，人们特别容易发火。

劳燕说，自从人们发现正干得方兴未艾的电视中心主任年

国荣已经过完第五十九个生日的时候，艺术中心顿时成了政治中心，没有几个人不被卷入漩涡的，连烧开水的老任头都一个劲往人堆跟前凑，一个劲问：“这往后谁组阁？”用劳燕的话来说，电视艺术中心正处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非常时期。几个月来，组织部、纪委、机关工委、宣传部的有关人员，走马灯一样来考察、谈话，叫人们划圈圈，无记名投票，纯属“地毯式轰炸”，不留死角。

我今天来中心，是来开最后一个座谈会，轰炸地毯背面的死角——请六七个已经离退休的同志座谈。

艺术中心主任和三个副主任都回避了。对群众当然不能叫回避，他们都挺忙，或在审查毛片，或在组建摄制班子，也有的人到工厂去拉赞助了。

我虽然最打怵那个叫李文和的办公室主任，可是群龙无首，只能找他。

“秦组织来了！快坐！”李文和恭恭敬敬地把我迎进会议室。

真拿他没办法，他咬死卯，非叫我“秦组织”不可，宣传部的小吴来，他便呼人家为“吴宣传”，令人啼笑皆非。后来想到农村的通常习惯，也觉得没什么，“李妇联”、“新公安”不是叫得挺顺嘴吗？

“我说秦组织啊，你们天天往下跑，真够辛苦的了。”李文和给我冲了一杯茶，又从木箱子里拿出两瓶沾满草屑的啤酒，说：“来两个啤的，夏天解渴，甬寻思啥，上厂拉赞助拉来的。你别笑，电视中心的就是邪门，除了火葬场的骨灰匣子我们不去拉，别的，笑都能拉来。”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我不禁偷偷打量起李文和来。我真不明白，他这个举止谈吐都这么粗俗的人，是怎么安排到这艺术殿堂上来的呢？

李文和没念过几年书，几年前也未必知道拍电视为何物，他从前是郊区一家饲料厂的经理。据劳燕告诉我，那年拍专题片拉赞助，不知怎么拉到了李文和名下。李文和显得特别热心，他问年国荣主任：“要精饲料还是粗饲料，喂蛋鸡的还是喂老母猪的？”逗得拉赞助的人捧腹大笑。年国荣告诉他：“我们缺的是钱，可不开养鸡场。”李文和一本正经地说：“这不就行了？粗饲料、精饲料哪个不卖钱？我一样给你五吨，你卖到正大公司去，卖给农村个体养鸡户去，不是立马就变钱了吗？你们再缺的多，我帮你去拉，郊区哪个厂的头头脑脑，我都敢和他们踢胫瓜、骂祖宗，要俩钱，玩儿似的。”

一开始，年国荣和劳燕都以为他是个牛皮大王。却不料一个星期后，李文和找上门来，开了一张捐款单子，他不知怎么鼓起三寸不烂之舌，居然拉来二十多万元的赞助款，倒把艺术中心的人都吓了一跳。

年国荣把他调来，升为副处级，当了办公室主任，管这些艺术家们的吃喝拉撒睡。

我摆弄着面前的啤酒，问他：“李主任，听说你是海量，一回能喝半箱啤酒？”

“好汉不提当年勇，眼下奔六十上数的人了，”李文和说，“不过，中心有个大事小情，喝酒上的事，都还是拿我挡头阵，横扫千军！”

这时，劳燕跨进了会议室，接上话茬说：“咱大主任是喝酒一斤二斤不醉，打麻将可以三宿四宿不累。”

李文和道：“后两条我可不行了。”

劳燕抚掌大乐。

我问：“后两条是什么？”

劳燕说：“跳舞三步四步都会，什么样的女人都敢睡。”

“取笑了，取笑了。”李文和摇着手，很不好意思地：“你看，劳导演尽组织部领导面前出我洋相，我若够了这四条，那什么年月能提拔到我名下啊？”

劳燕打趣地说：“你才五十八呀，不老，咱电视艺术中心现在不正缺一个主任吗？”

我和李文和都笑了，十足的玩笑。

“我去喊喊人，您先坐。”李文和出去了。

我打量着穿得相当“海派”的劳燕，问她：“你在拍什么片子？”

劳燕摘下她那宽大的变色镜，说：“搁浅了。我正筹拍一部反映现实生活的十集连续剧。比较尖锐，需要有胆识的人拍板。可是，目前这个局面，谁肯出头拍这个板呢？”

我明白她指的是班子考察带来的混乱。

我说：“年主任也并不是马上要下呀！他要到年底才到年龄嘛。”

劳燕狡猾地笑了。我用狡猾这个词儿来形容她，绝对没有错。这与她不到三十岁的年龄很不相称，以至于时常使人感到她的笑莫测高深。据电视中心的人说，劳燕这人泼辣、干练，有思想，说起话来极挖苦，在摄制组里的震慑力超过任何男人。有时我想过，她，倒未必不是一个接班人的好苗子。不过，我是不敢把她的大名提上去的。她是个火药桶性格，点火就犯，不分场合，说话容易走板，何况她拍的电视片曾经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沾过边，玄乎过一阵子。用我们组织部门的眼光来衡量，充其量是个冲动型的组织家，而距我们的干部标准相去甚远，更不要说自从市里成为计划单列市以后，电视艺术中心又提为副厅长级了呢，尤其不能一般对待了。

劳燕习惯地半眯着一双黑得发蓝的眼睛审视着我，揶揄地

问：“你们在这搅和好几个月了，不知道还要搅和多久？”

我因为跟她很熟，就回敬她一句：“你这是什么话，怎么叫搅和？这恰恰是走群众路线。”

劳燕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轻轻一笑，说：“我们国家草创时期那些干部，没有几个是左考核右考核拔出来的。你可能不相信，你们这么做，有时反而把本来就复杂的人际关系弄得更紧张了。好的不香，坏的不臭。”

我虽然不同意劳燕的看法，却不得不承认，她对这件事有独到的看法。我没有直接与她正式交谈过，干部二处的小罗跟她谈了两次，都不超过十分钟，小罗的结论是，劳燕傲气中带有玩世不恭的味道，换句话说，对电视艺术中心的人事更迭她根本不关心。

我倒突然萌生了与她一谈的念头。

当我把这想法说了以后，劳燕嗤地一笑，说：“为时已晚，你不认为是这样吗？”

我说：“怎么能说晚呢？在常委没有最后确认之前一分钟，都不能叫晚。”

她似乎不以为然，摇了摇头，笑笑，忽然说：“如果你真有兴趣，我们不妨谈谈。不过，有约在先，你必须放弃你考察大员的身份，我们以私交的立场谈谈，你能接受吗？”

聪明的劳燕居然幼稚到这等地步。我说：“好吧，我们可以进行一场朋友式的交谈，时间，地点你来选。”

劳燕说：“好。晚上十点，梦巴黎卡拉OK歌厅。”

十点？我上床的时间。

不过，我马上意识到，对于现代生活节奏的人来说，十点不过是夜生活的开始。好，我这古板的生活旋律中也夹杂一个浪漫的音符吧。

那是真正叫人无法证实自我存在的场所。

幽暗，却又被不时爆发出来的冷冽的、奇异的光束所笼罩，五光十色的冷调子打在人的脸上，有如撒了萤光粉，产生恐怖影片里常见的那种阴森森的效果。音乐用震耳欲聋来形容是绝对不够级别的，重重的、带有原始蛮荒味道的打击乐简直像在擂你的胸膛、砸你的脊背，发誓要把你的心整个震掉下来。

四个角落都悬着巨大的电视屏幕，有画面，有字幕，有人在和着镭射视盘投放出来的影像和音乐在唱歌，自得其乐。

这真是一个奇妙的领域。人们各不相扰，破锣一样的嗓子也无妨，照样写条子点歌，手舞足蹈，唱得起劲。别人似乎也不去听他的音色美不美，情侣的头凑在一起喁喁私语，谈生意的人在交换名片，展示货样。

像劳燕和我这样的角色，还真难叫人辨出是干什么的呢。

劳燕看来常到卡拉OK来坐，她向侍应生打了一个好看的手势，我看不清她向那个穿红制服的侍应生说了句什么，少顷，用盘子端来两瓶青岛啤酒，两听芒果汁儿，还有两小盘什锦干果：开心果、腰果和苦杏仁儿。

劳燕给我倒了一杯啤酒。

我问：“贵吗？”

劳燕笑而不答，用手势制止我问下去。

我说：“听说这里头宰人挺狠的。”

劳燕这才伸出左手，连翻了两翻。

吓人一跳，一瓶啤酒要十五元。

我抿了一口酒，觉得啤酒的滋味都不对，是苦是涩？说不

清。我每天按时坐班车进入市委大院，再踩着钟点离开市委大楼，我看人民日报、参考消息，我喝着茶同同事们谈论西方的经济制裁和萨达姆·侯赛因神经有没有故障，谈国民经济是否走出了低谷和市场疲软的综合症，谈各级班子的考核，也谈中央反腐败的最新成果……我的生活是机械化、程序化的，仿佛有人输入了某种软件，我便千篇一律地运转下去。

我今天却跑到了这个绝对现代派、绝对世俗的地方来，我觉得浑身不自在。

“如坐针毡是不是？”劳燕喝了一口酒，然后悠然地转动着玻璃杯子问我。

我不假思索地说：“现代污染。也许我说过了头，反正我不适应。”

“人应当有更大的适应能力。”劳燕一副哲学家的深沉样子，“我在纽约访问时，还专门跑到红灯区去看过，三 X 级的影院，性商店，都去见识见识，有什么不好。”

“你去过红灯区？”我有点吃惊，我不相信眼前这个漂亮和能干的女才子会自轻自贱到那种地方去。

劳燕咯咯地笑了：“你应当有点免疫力。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就设置在第四十二街的一头，而四十二街区正是闻名全世界的红灯区，我们总领事馆的人出门办事，非经过四十二街不可，这才是一种考验。”

我不便同她辩白。她毕竟是文艺界的人，在我们这些坐机关的人看来，文艺界是个鱼龙混杂的领域，各种意识形态可以共存，同样的事，文艺界的人干了，也就干了，机关的人干了却非追究不可。就说红灯区吧，几年前一位副市长到香港去考察，因为好奇看了一场脱衣舞，还是香港老板请客作陪，回来却闹了个党内警告处分，而她劳燕呢，公开说自己干了什么，却

被视为自然。

我突然想到了今天出来上卡拉OK的目的。

我问她：“你以为在年国荣退休后，谁来当电视中心的主任为最佳方案呢？”

劳燕说：“这要看用什么标准来衡量。”

我说：“当然是用我们的干部标准。”

劳燕又现出了玩世不恭的神态：“用你们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现有的三个副主任都不够德才兼备。还有一个标准，也可以说不是标准，用这个猴皮筋的标准来衡量，三位副主任都可以升任一把手，甚至于除了他们三个而外，电视中心的哪一个都可以胜任。”

我有些不痛快：“我在正经跟你探讨，你尽说些没正经的。”

“我是很正经的呀！”劳燕说，“我说的哪点不对？你想想看，有了权，就是领导，说话就是指示，指示对了是对了，错了也是对，这样的官哪个不会当？”

我说：“你这是抬杠。正因为从前我们的干部制度中有缺点，现在才要改革，才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我更看重结果。”劳燕依然用不太正经的口吻对付我。

我单刀直入地点将了：“你看刘幕怎么样？”

刘幕是电视艺术中心的第一副主任，从前是省电视台的文艺专题部的编辑，为人很精明，很能干，有一部分人对他很推崇。

“刘幕嘛，”劳燕沉吟着说，“是领导者的苗子，他最大的优点在于有分寸。他对所有的人都很热情，但他没有一个可以说心里话的朋友；对于他来说，工作没有什么严格的轻重缓急之分，但是又能十分准确地断定应该干什么。”

前面的评价令我失望，后边的评价还有点意思。我对劳燕